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經濟録卷十

明 黄訓 編

保治 正德下

題為宥小臣以全大體事 楊一清

正德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該禮部差監生賫捧欽奉
勑禮部三法司兹者新正在邇萬物咸亨在京及南京
見任文武羣臣除贓罪外自正德六年十二月二十五

日以前所犯罪名紀録在官者悉與湔除俾圖自新故勑欽此欽遵仰惟皇上體天道發育之仁乘陽德泰亨之慶特降恩綸覃及臣下湔其罪過與之更新凡居覆載之中悉荷生成之賜臣備員大臣所宜仰體聖懷推弘化理切見刑科給事中竇明以陳言得罪奉欽依送問監禁月久未蒙宸斷發落臣思比者臺諫論列多被嘉納未嘗譴責人方仰頌聖明從諫之美今竇明所陳之事臣不能知必是迂疎狂誕不達時宜所以上忤聖

意罪固難辭但人臣進言於君大抵心乎為國非為其私給事中以言為職有所敷陳皆其分內雖涉狂妄猶勝緘默且近日京師地震蒙命羣臣同加修省況盜賊猖獗地方多事正當公聽博納以匡不逮而使言者獲罪彼一小臣耳誠不足惜竊恐中外臣工因而相戒以言為諱凡禦盜安民一切有益之事無復敢為朝廷言之其於治體不無少損其於修省似為彌文伏望皇上弘天地之量寛雷霆之誅當此泰開物亨之始乞將竇

明罪過特賜湔除早為釋放以廣惟新之仁以盡修省之實則聖德益光治功有補人心悅服而天意可回矣緣係乞恩宥小臣以全大體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題為急大本以圖治安以盡修省事　楊一清

臣等聞之主聖則臣直令聖主在上澤壅而未宣情格而不通天下之事日趨於弊臣等默無一言是終為容悅而上無以張主之聖下無以解於百姓之惑也罪可辭哉仰惟陛下天錫勇智神授英明自居春宮萬姓仰

德及登大寶四夷向風不幸賊臣劉瑾竊弄威柄流毒生靈潛謀僭逆幾危郊社賴祖宗上天之靈假手近臣發其罪狀陛下奮雷霆之斷誅滅黨與刬滌宂穢復累朝之舊章弔羣黎之疾苦息煩屏苛與民更始舉賢任能庶政一新天下莫不歡欣鼓舞謂陛下固愛民之主而前此皆賊瑾之荼毒知陛下固有為之君而前此皆賊瑾之蒙蔽日夜跂足延頸以望天下太平奈何積暴所加民痍未復餘烈所煽妖孽荐興盜賊烽起將及二

年兵屯不解民困益甚陛下又嘗采納廷議命將出師招降撫順以安脇從蠲賦寬租以蘇凋瘵督責之令相尋賑貸之使迭出廟堂之上算無遺策然議論多而成功少即今師老財耗公私俱竭中原數千里之地僵尸漬血殺人如麻大村巨落蕩為灰燼戕賊我將吏攻陷我城池不知其幾事勢至此亦云極矣況比歲乾象失常坤輿弗靖上天之示譴不一四方之告變無時臣等觸目生嗟經心抱痛殆非一日近該禮部題奉欽依文

武百官同加修省拜稽之餘感愧交集展轉思之無以為計竊惟朝廷四方之極君身天下之本意者今日之所建白小舉而大遺徒事其末而弗究其本天未悔禍人未厭亂職此之由陛下有堯舜之資臣等不能導陛下於三代而使天下之人疾首蹙頞懷怨積憤如漢唐之季死有餘罪矣謹摭今日之政關係大本最切要者為陛下陳之夫朝以出政政以成事每旦視朝帝王聽政之恒規也陛下每月朔望之外視朝不過一二豈非欲

弘委任責成之道以成端拱無為之化乎然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母也子之於父母一日不見則思數日不見則憂羣臣百司顒時一覲聖顏一聞天語久而不得則進退惶惑倀倀無依憂思鬱結漸以解弛且遠近之民遂疑陛下不復念其窮苦而日興怨懟四方盜賊亦謂陛下未嘗有意剪除而益肆猖獗不可聞於外夷不可訓於後世伏願繼自今昧爽視朝令諸司照舊奏事日以為常黼座僅臨於數刻綸音不越乎數言未足為

勞而可以收權綱決壅蔽示百官之承式回萬方之視聽亦何所憚而不為乎古者天子退朝深宮燕息以養天和出警入蹕防範備至竊聞龍輿常幸豹房駐宿累日豹房不知為何所似非天子所居又聞日於後苑訓練兵戎鼓砲之聲震駭城域豈非念安不忘危之戒而為思患預防之術乎顧此乃將帥之事兼非宮禁所宜密邇廟社恐無以妥神之靈況今前星未耀震位猶虛而乃疲力於弩射之餘耗神於馳逐之下且千金之子

坐不垂堂壯歲之嗣則其心為之惕然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若是此羣臣之所以夙夜而不能安也伏願繼自今高拱穆清深居禁密戒嬉遊無度之勞以保心體之和遠混雜不經之所以消意外之慮自然血氣循軌精神内固上帝孚啓聖之祥後宫衍多男之慶國本有託人心以安宗祧至計莫急於此至於經筵日講陛下嗣位之始時常舉行近歲講期甫臨輒聞報罷勸講之官始為虚設書曰學於古訓乃有獲且一

心之微攻之者衆不在此則在彼不游心於詩書理義則放情於宴安逸樂固其所也伏望繼自今祗循舊典時御經筵非盛暑隆寒不可輒罷仍舉行日講故事就近儒臣講論經史涵泳義理以培養本原則聰明有所開發治道日益明暢天下至樂無以逾此而百凡好尚皆不能奪之矣前此三者天下之大本在焉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大學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陛下俯垂聽納見之施行由是修聖政以亨天下之屯廣聖嗣以定

天下之志弘聖學以成天下之務大本既立庶政末節各有司存自當隨事納忠以圖報稱則天意可回民生可遂冦盜可消境土可寧上以承祖宗之洪休下以垂子孫之大統近以慰臣庶之憂疑遠以荅華夷之觀向實宗社萬億年靈長之福也臣等竊時高位勢共安危受國厚恩義關休戚當四方多事之際不能展一籌以紓患害兹奉明㫖修省若又不能極陳探本之論以賛維新之化依阿澳涊苟度歲年縱能免觸逆之罪於一

時豈能逃誤國之罪於他日乎臣等忠憤填臆不知所裁冒犯天威罪當萬死緣係急大本以圖治安以盡修省事理謹題請旨正德七年五月十二日奉聖旨朕已知悉了卿等安心辦事欽此

諫獵虎疏 王思

臣聞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休戚利害本同一體此臣所以昧死流涕而獻其愚也臣竊惟孝宗敬皇帝之子惟陛下一人上賴以承宗社之統下賴以啓萬世之傳

不可一日不致其謹也近者道路傳言虎逸於柙驚及
聖躬臣聞之且駭且疑豈有陛下聖神文武而不為宗
社萬世自重也哉臣竊觀陛下即位以來於兹九年朝
宁不勤政太廟不親享兩宮曠於問安經筵倦於聽講
揆厥所自蓋有二端曰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輕其身
由是戒懼忘於縱欲好惡由於喜怒威柄移於左右政
令出於多門紀綱日弛國是不立士氣摧折人心危疑
上天示警日食地震宗社之憂凜若朝夕今勇不可好

陛下溥有所懲矣至於酒不可嗜臣請得而言焉夫荒
志廢業惟酒為甚而天子一日萬幾尤當有節書曰甘
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其末流之禍如
此今陛下露處外宮日湎於酒廝養雜侍禁衛不嚴其
荒志廢業已足深戒更或變起倉卒何以備之此臣所
以大憂也伏望陛下以天命為可畏以祖宗為可法懲
創往事克謹嗜慾預防外患還蹕深宮又必親享太廟
孝養兩宮總攬乾綱緝熙聖學使俄頃轉移之間德業

極其盛大豈不善哉臣越職言事不勝恐懼待罪之至

奏宗社大計事 羅玘

臣少迂愚漫不諳事壯而登仕其愚如初今已老矣自分與愚終焉而已矣思天下聰明才辨之士何可勝數而或沉冥牖下或困滯下僚或不霑一命者在在有之顧臣之愚乃獲竊祿先朝備員侍從又於陛下登極改元之初自翰林侍讀超陞南京太常寺少卿僅踰二年起陞本寺卿又踰年轉南京吏部右侍郎臣又思前之

任翰林者雖文華卓越十倍於臣而猶循資歷格有進寸退尺者有白首終身汨沒者臣獨何人六年之間驟進如此謂非陛下天地曠蕩之恩可乎臣又思感恩之極人雖至愚苟有一得之見自畏一身之死懷而不為明主吐之及至老疾病篤而畢竟以死是畏死而不免於死徒感恩而不知報其恩其果得為忠乎又果得為知乎使死而有知也寧不悔於地下乎且臣之所謂一得之見非指四方盜賊衆人目前所謂急者也亦非隱

微而潛伏也左右大臣所共知也百司庶尹言官所共知也閭閻小人外至荒服夷狄所共知也或畏死而不敢以言或以其職而不得以言或卑且遠而不獲以言或懷禄保位而不肯以言甚或乘隙市奸謀非常之貴富而幸人之不言為已地者焉斯亦可為寒心也哉何也陛下受太祖太宗列聖之付託以天下六年有竒於兹矣而地久天長萬壽無疆固將自兹始也然亦必如祖宗有所付託於陛下陛下乃無負祖宗所託也不知

陛下令之將所付託者何在耶前日賊瑾之謀逐榮王借使當時顧命大臣以死助陛下諍留榮王張綵雖狡急於助逆彼知有天潢血屬之在肘腋其敢萌是心乎是無血屬之在肘腋足以召亂明矣幸天啓聖衷卒殲滅之瑾滅之後可保決無瑾乎若綵則今班行中未必無綵也何以名之凡以公呼瑾者起此輩保能不以事瑾者事之乎綵獨惡著而先發焉耳賴列聖神靈俾瑾綵識膚慮淺其迹易見萬一有莽操者出於其間不知

何以殲之自古人主之孤立其危豈若是哉宋之司馬光婁寅亮其心忠於社稷而卒有賴其言豈不可用歟伏望陛下蚤堅宸斷為宗社之計以繫海宇臣民之望以絕奸雄睥睨之心然後螽斯衍慶麟趾夆祥舉先正歸藩之義正元良主鬯之規斯萬世之長策也亦愚臣垂死圖報萬分之一也臣言至此惟知宗社不恤其他故不文不文不文故不諱不諱不諱故傷觸權奸傷多觸多故中傷陷致罪辟以至於死臣亦甘心分內事也臣瞻望闕

廷不勝激切屏營之至爲此具本專差義男賫捧謹具

奏聞

奏蚤定宗社大計以絶窺覦事 羅玘

臣於去年四月具本差義男羅秀賫奉内閣向者賊瑾

謀逐榮王當時顧命大臣不能死助陛下諍留榮王致

使陛下肘腋之間無一血屬之親足以召亂彰彰有前

驗也故舉宋司馬光婁寅亮之故事以瀆天聽兼備責

諸臣蕩無廉恥阿附賊瑾之狀而又發其後日乘時覬

望不忠之謀兾以感動宸衷即賜施行以慰海宇臣民之望以消奸雄睥睨之心然後螽斯行慶麟趾肇祥禮遣歸藩爰正主鬯臣雖譴死固其分也是後寂然不聞示諭臣料必是後宮儲祥將次彌月臣之私喜旦夕望之及今踰年更無影響徒聞大盜並興遍布天下連數十城所過如洗運河兩岸焚劫殆空前日縛殺方面令日射死將官近於楊村剖剥叅將王杲夫楊村去京城幾何而眼空如此臣謂國本不定奸雄睥睨今何如哉

前月二十三日湖廣陽邏地面傳來流賊執殺右副都御史馬炳然臣初疑似之間以為副都御史九卿之貳也且非受命征勦之不過遇之而已而輒殺之則九卿之長遇之必殺也九卿之長敢殺之則公侯駙馬遇之必殺也是尚知有朝廷威令哉而朝廷左右尚為有人乎而臣亦備員九卿之貳亦在賊必殺之中誓當不與此賊俱生賊生臣死賊死臣生也亦痛夫國本之未定而睥睨之萌漸不可遏已至此也然尚斷然不信傳來

之言忽於今月十三日申時迎接炳然之吏王廷昌回報云親斂炳然之屍面劈一刀而去其鼻身中兩箭而傷其肋臣即跌仆在地口鼻流血昏暈沈冥如同氣絶臣知不久不以妻子自隨止憑一二小童扶摩灌飲至曉畧蘇目今便血如流肋骨已解氣息奄奄死在旦夕尚恐賊窮生計魚游釜中火燃未沸且喘息須臾之命百般搜索或至擁如盆子者一二人馬馳騖中原誘聚不逞百姓愚頑未明逆順諸將狐疑益見逗遛事機一變

成敗分焉自是一二大臣雖欲假竊包荒養高之名以庇其私門桃李之黨如數十年前恐未可也而陛下尚欲與數十近習為講武之舉寧有暇哉臣敢於未死之前披瀝肝膽再申前請伏望陛下斡乾轉坤少垂睿覽立召皇親公侯駙馬伯府部院寺大臣翰林院科道多官考司馬光范鎮韓琦文彦博呂誨包拯趙抃諸臣之議棄短取長酌古準今藏鋒斂鍔隨事據理假代九廟之勤劬兼託兩宮之奉侍體祖宗之意而不懸定順昭

穆之序而無即真專候桃房之芳快覩前星之耀納衆庶於不識不知之天褫奸雄於如雷如霆之下則臣誅死猶生之年亦甚樂也臣不勝憤激屏營之至爲此具本專差義男羅秀賫捧謹具奏勑旨

論時政疏　黄鞏

已卯春有旨南巡時寧藩蓄逆上下以爲憂大臣科道交疏不聽諸部寺司屬咸起而諍之以其事出於邊將江彬誘惑彬方席寵擅權無敢及之者鞏獨疏六事畧

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將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者寧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圖治六事於今為最急者為陛下陳之其一曰崇正學嘗聞先儒周惇頤有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唯聖人為能主靜惟君子為能慎動仰惟陛

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游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動之過乎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伏望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薫陶德性而聖學惟新聖政日舉矣其二曰通言路嘗聞言路國家之命脈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焉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夫古之明

王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令則又不然不使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於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烏得而不亂哉伏望陛下以從善為心以聞過為明廣開言路以作士氣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其三曰正名號嘗聞孔子有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

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凡以名之不正故也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為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嘆以為怪事陛下聰明智勇上嘉唐虞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顧乃自輕如此奈宗廟社稷何夫陛下自稱為公誰則為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伏望陛下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

而朝廷自尊矣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為獨夫與欲為
匹夫而不可得者竊為陛下懼焉其四曰戒游幸嘗聞
大禹曰罔游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
佚于游于田春秋譏觀魚終綱目書巡者二十九皆譏
也陛下始特遊戲不出大廷馳逐止於南内論者猶謂
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
至費財動衆寓縣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
陛下為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聖德貽譏萬世陛

下自視為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行巡狩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即令江淮之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況又重以慼之其何不流而為盜速而為死亡也哉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欲歸無路變生在外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為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

休戚之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
陛下者獨忍使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陛
下深惟往事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已之詔與民更
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内帑以賑江淮之
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雪既往
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為也其五曰去小
人嘗聞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
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也謹按今之小人簸弄威權貪

圖富貴者實繁有徒至于首開邊事以兵為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令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為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令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託以腹心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内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亂必自彬始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

奮乾剛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為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其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揺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揺天下猶震況於無本其何以安洪惟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觀游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為陛下殆倒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羣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宣付皇親勳舊

及在廷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即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於宫中使視皇子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其留意焉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其疏稿願同署名以進疏既入自分必死為書别知友託以後事及收拾遺文彬果大怒欲必寘之死乃下詔獄廷跪五日杖百餘除名陸竟死䇿體極修羸幸得甦以詩遺弟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益萬

死不悔也

李紹賢哀辭 舒芬

宗德死予瘡甚伏蓐不能走哭哭於家慟侍者曰子亦弱喘餘魂其毋傷哉不知予於宗德死不能不慟者有六焉以諫死死杖下酷烈一也死慶壽僧房惟一二僕之手二也予輩厚善者皆不能與斂事微蔣虞中奔往視則棺不可葢三也始車駕議以三月十九日壬子誓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州復浙江浮湘漢

登太和太嶽且徧中土繁麗人情洶洶懼變叵測將相大臣多慫恿之予鄉同年夏考功萬儀制館中汪子宿輩約風諸小臣連章乞留十五日早報免朝予乃率館中同年先入疏兵部黃伯固陸汝亨論時政疏亦入時百司皆懷疏集闕下太宰陸公沮之且造歸惡語肤時夏于中萬汝信過予扼腕恨沮義予因邀陳太常至俱酌之酒贊之匹夫之志令其可奪三子是夕遂於吾寓連疏入且以告諸同志明日吏部張元承等刑部陸天

爵等疏俱入又明日禮部姜夢賓等兵部孫鳴和等行人司余伯獻等俱連疏入時又有太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車駕遂不果出乃二十癸丑天威震怒以黄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等下錦衣衛獄以舒芬張衍慶姜龍孫鳳陸俸等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而行人司疏不報以通政司壅之也諸臣待罪離次至二十二日得報命余廷瓚等俱下獄明日同黄鞏等六人亦跪午門外五日梏拳是日工部林以乘等三人大理寺

周子厚等十人亦連疏入明日俱下之獄亦梏拳跪五日時復有金吾衛指揮張英以是為變故明效言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戟刃于胸以死諫數日天色陰霾京師震駭公卿被唾罵瓦礫擲晨夕出入不敢待別色其尤顯者至減去辦事官吏易箱笈以包袱在昏瞶中若以為異流然奸無所容益謀蔽惑請命禮部告示禁一槩言事者通政司送格不受疏又有貢謏參劾各屬為妄言者而天威遂不可霽乃二十五日戊午是日水溢内

海子自不了橋高四尺鐵柱七根齊折如斬命舒芬等一百有七人俱午門外前去衣打三十為首者調外任其餘罰俸六箇月四月十六日己卯是夕月食命黄鞏等六人午門前去衣打五十徐鏊邊遠充軍其餘為民林大輅周叙余廷瓚打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打四十降二級時死杖下者員外郎陸汝亨主事劉宗夏何孟循評事林俓夫照磨劉珏行人司副余伯獻行人孟子乾劉平甫李德卿詹敬之與吾崇德益十有一人而

瘡痍未起者尚多也夫首義者于中汝信子宿與予四五人而已使予能為太宰沮則于中汝信之疏且緩矣諸公之氣亦衰矣安得此舉哉致十一人慘死而我獲生四也是役也雖士氣少振奸謀少沮而國體亦少損五也自正德戊辰九月我與崇德同投文南京禮部明日同入國子監驢背一話遂相許善資麗澤而朝夕見者三年情又密昨丁丑又同年為進士戊寅春大喪朝夕哭未卒議往視山陵予度其且狩宣府明日具上封

事崇德過予曰夜聞報似非禮之禮微予莫能辨析可但已乎告以疏早入矣崇德欣然曰適奉慰時與羣可語者料此義須君發之果然人將服吾知人也子視我真知己耶是同年相知莫深於崇德六也嗚呼予哭崇德有此六者烏能不慟哉

用直 何景明

夫國內有自擅之臣而外有敢敵之寇者在位無直節之士也夫直節之士行高而不回言危而不遜行不回

故有匡救之義言不遂故有諫諍之忠於是內無不發之奸外無不見之亂雖有自擅之心者無不弭也雖有敢敵之氣者無不沮也夫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朝有直臣奸宄不生故直節之士邦之司繩而國之强禦也故司繩不得職則邪枉行矣强禦不在列則盜賊至矣可不畏哉夫亡國之君非無直節之士也有之而蔽於邪臣間於敵國也夫直節者邪臣之忌敵國之憂也我蒙其蔽而受其間則直節不得志直節不得志則邪臣遂

而敵國昌也夫直節去讒謟至讒謟之人者內順而外交能使視聽閉言語塞夫視聽閉則亂不見言語塞則奸不聞於是宮庭容久伏之禍邊境有卒至之憂勁弩射於城中長戟起於輦下上莫之知而下莫之告者大臣懷首領之愛而羣臣畏口舌之誅也昔趙高欲專制恐羣臣有言先指鹿為馬羣臣無敢言者陳涉起山東二世召博士諸生問之皆莫敢言叛叔孫通乃詭對而出逃夫二世弗明不能用直臣而蔽障於讒人故內以

逐邪臣而外以資敵國也是故邪臣無不欲去其所忌敵國無不欲逐其所憂晉以垂棘之璧屈産之乘假道於虞而宫之竒去齊以女樂文馬賫季桓子而孔子見沮秦穆公憂由余之在戎餽戎王以女樂戎王樂其女樂五月不還由余諫不聽而亡夫外有悦目之欲内有惑聽之讒則賢不知其可寳而才不知其可惜也故虞為晉逐宫之竒魯為齊逐孔子戎為秦逐由余夫三國者非不知賢聖才智也悦於欲而惑於聽也夫直士人

主之所難用也矯正而不能順遂自重而不能苟容非其職不食不得其道不仕夫邪臣者人主之所狎而重寶美色人主之所玩好也夫重寶美色在前邪臣在左右則無所置直士矣故孔子不與女樂并容於魯宮之奇不與璧馬同止於虞蓋勢有所不合也夫蘭艾不同室玉石不同藏故用直士則必去讒佞遠貨色矣夫讒佞者直士之賊也貨色者直士之蠹也養賊容蠹而曰我有以用直士難矣

名臣經濟録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經濟錄卷十一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鄒世俊

名臣經濟録卷十一

明 黄訓 編

保治嘉靖

謝存問疏 王鏊

臣竊念古之聖君賢相共成至治之隆者蓋起於上下之交而近世之弊多起於上下間隔所以為上下之交其道有二一曰講學二曰親政陛下即祚以來時御經

筵聖學勤矣臣愚猶過憂工夫或間斷而不洽所望清
燕之間廣厦細旃之上時召文學侍從之臣從容講論
凡帝王為治之大經大法日陳於前萬幾之暇惟是觀
書觀書之暇靜以養心則自内及外無非進學之地殷
高宗所以惟學遜志務時敏道積於厥躬者此也陛下
昧爽視朝聖政勤矣臣愚猶過憂堂陛太懸絶而不親
所望視朝之暇時御便殿公卿大臣侍從臺諫逐日輪
對從容咨詢生民疾苦政事得失使得日陳於前摠攬

乾綱不治微細接引忠賢不隔疎遠則自朝至暮無非修政之時周宣王所以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者此也講學則聖心日明親政則聖政日修君臣上下周旋於一堂之上又安有間隔之患哉二帝三王之治可復見於今日矣聞古人雖在畎畆義不忘君故敢輙効其愚誠不自知其言之可用與否其義則臣子事君盡心之道也惟陛下少留意焉

講學篇曰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天子自正朝輦御

文華公侯九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亦皆環列以聽經筵一開天下欣欣焉傳之以為希濶之典故曰其盛矣乎然一歲之間寒暑皆歇春秋月分日不過三五日之間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訖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且密也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於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傅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

乃來遜者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者敏於學如有所不逮成王訪落於羣臣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弼時仔肩示我顯德行緝熙者繼續而光明之示我顯德行者冀羣臣有以開示之也商周之君其學如此之切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祲之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其有得而今也濶畧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傅之之人

寡咻之之人衆未見其能得也且不獨商宗周成為然也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宋世賢主宮中消日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太祖高皇帝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誥天下皆出御製睿

翰如飛羣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仁宗皇帝臨御
建弘文館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
館中講論孝宗皇帝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
索太極圖西銘等書於宫中玩之尤嗜故學士沈度
之書日臨數過夫自古帝王之學如此祖宗之學如
此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
愚特望於便殿之側修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
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内閣大臣一人領

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
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詢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
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閒則游戲翰墨雖詩文之類
亦惟所好而不禁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大略如
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
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時御經筵所以昭國家之盛典
日造弘文所以崇聖學之實功如是不已則聖德日
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

親政篇曰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盖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一體所以為泰上之情壅閼而不得下達下之情壅閼而不得上聞上下間隔雖有國如無國矣所以為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

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絶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視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絶所謂堂上遠於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臣以為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内朝之法盖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外朝詢大臣在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路門之内曰内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盖視朝而見羣臣所

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

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言時政利害内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盖亦三朝之遺意焉盖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内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殿即古之外朝也而内朝獨缺焉非缺也華盖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内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

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原吉等嘗奏對便殿於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閟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晚年深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將大有為而民之無禄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為恨矣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剗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倣古內朝之意大

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於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徒除近世壅隔之蔽哉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奏豫戒游逸以謹君德事

湛若水

臣久以險艱退廢山澤恭遇聖明繼極以人言起臣草野之中置諸勸講之列臣觀講官進講之時聖容淵穆聖聽專精臣愚豈勝聖學緝熙之望邇者以暑月暫輟講事臣竊憂之夫人之心無所用則放有所儆則存故廢於講學則或繼以逸欲不可不豫戒也孟軻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言人主不可一日不親賢講學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

狂克念作聖聖狂遠矣乃繫於一念之微可不寒心哉夫天下之事禁之於未然者易救之於既壞者難此臣所以日夜念此至切也夫以大舜之聖其臣猶戒之罔游于逸罔淫于樂無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於家用殄厥世言雖聖不可以不念也不念則怠荒怠荒則傲傲則慢遊慢遊則暴虐暴虐則朋淫而殄世也夫殄世極矣其起於一念之微可不寒心哉周公作無逸戒成王首陳殷三宗周

文王之無逸而享年有永其後嗣王生則逸逸欲愈甚而享年愈促繼自今嗣王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言不可不念勤恤戒遊逸以永命也夫不惟勤恤是念則觀逸游田之事興觀逸游田之事興則耽樂之心勝故下絶於民上逆乎天也夫天民邈矣其弗訓弗順乃生於一念逸欲之微可不寒心哉臣謂陛下今雖未御經筵日講然而憂勤之念兢業之心盖不可以寒暑間者臣願聖明

以深居靜思為本以温習尋求為業以敬親事天為職分以勤政親賢為急務隨處操存體認天理俾此心無異於經筵日講之時稍萌逸欲即為禁止舊德老成如大學士楊廷和等新起宿望如戸部尚書孫交刑部尚書林俊及九卿大臣之賢時賜召問以興其成王畏相之心尤擇内臣之老成忠厚者俾給侍左右以責其旦夕承弼之益外則有輔相之賢内則有侍從之正出則有正學之程入則有游息之規謹十寒之戒遵克念之

訓存儆戒之心勵無逸之教法天不息與時偕行則君德成而萬化理矣臣職在以經義勸聖學以德業裨人主故不容不言記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實愚臣之心伏乞聖明留意覽臣所奏根本重事存省座隅為天下力行之臣不勝犬馬至念緣係豫戒游逸以謹君德事理具本親賫謹具奏聞嘉靖元年六月初十日奉聖旨這本所言豫戒遊逸召問大臣并擇内臣老成忠厚的給侍左右朕已知道了

為修省事 桂萼

嘉靖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吏部等衙門太子太保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等官桂等具題二十九日奉聖旨災異迭見委因百姓不安所致卿等所言具見體國恤民至意仁壽宫及顯陵大工俱不可緩但不許浪費工力大木果勾足用採木官即便取回招商運木會計錢糧等項著工部還議停當來說陝西修築邊牆係是要務待豐年著撫按官即奏舉行勿得廢置不理王廷相且取

回本部管事運河關係至重開挑新河應否停止著戶
工二部行總提督河道官會同漕運都御史總兵等官
并奏內各項事情作急會議奏來定奪務要不悞將來
歲運夷情兩廣行王守仁雲貴四川行伍文定備倭行
浙江鎮巡各議處應施行者徑自施行事體重大者具
奏區處通鹽法免解瓶酒均寄養馬收淨身也著該部
各備細議奏定奪矜恤高牆庶人蠲免帶徵錢糧禁約
巡捕誣枉平民都依擬行有犯官員只依律處斷重守

令尤係要務今後州縣正官有缺將見在聽選舉人三年以上歲貢六年以上的從公揀選文學可觀年力精壯的選用如政蹟卓異撫按一體旌擢吏部不拘資格酌量陞用其餘俱罷欽此欽遵擬合通行

一邊牆運河臣等會議得近該大臣言官因運河淺塞邊報緊急遣大臣提督改造興修皆為國遠謀甚盛舉也但當時議擬未及會計所費及行之頗覺煩勞山東河南陜西之民有不堪命合無先勑兵部取回

見差勘處行邊右侍郎王廷相將應議事宜轉委該

邊守巡等官勘計奏請待年豐時暇次第行之

一順夷情臣等會議得邇者廣西有田州之征川貴有

芒部之役老師費財生民已不勝苦今四川又有播

凱之事鎮巡累次勘處分撥分隸之議實土人彼此

情願雲南安銓之變由流官之激鳳陽朝文之變由

襲替之爭而畢節各處亦相繼以變告矣大畧雲貴

川廣夷人互相觀望朝廷舉動當否係數省之安危

可不慎乎若因其勢收其心而能中彼肯綮則地方自可不煩兵而定者必欲力以勝之竊恐民困征求必將展轉無聊或見今之惡未除而意外之虞又作在唐田悅朱滔之役足為明鑒仰惟皇上視華夷一體之心惟法隆古之修德深懲末世之窮兵不必専主一說在兩廣者委任新建伯王守仁使之開誠心號召土民而親詢其所願若用流官不必拘資格但務擇人而重委任之若用土官或因功大小分為數

州或全付一人仍府之舊但期長久安寧夷夏兩便
其在四川播凱者催促鎮巡作速果斷衆說紛紜不
一當求人情之同然如見令兩廣之處在雲貴則安
銓鳳朝文罪惡已深决難輕貸然以夷攻夷昔稱良
法宜令尚書伍文定明白示諭有能除安銓鳳朝文
一起兇惡而以一府歸順者即以一府畀之有能除
一州之害而以一州來降者即以一州授之有能除
一村之害而以一村來歸者即以一村與之小者授

長官等號大者授知州等職使世守其地各該提督等官俱要體朝廷好生之德懇切布告使知朝廷所以不宥岑猛安銓鳳朝文者以其貪淫暴虐賊殺爾土人搶刼爾鄰封朝廷為天地夷夏之主不得已而興師動衆止是為土人雪讎然土人近亦拒敵天兵者實畏彼兇威事非得已非爾罪也首惡既誅之後必使爾等各得所安一應事宜俱順爾夷人之心寸土尺帛朝廷無所利焉如此而天不助順夷不歸心

無是理也但慮為將領者或意在貪功或有所畏忌心不誠令不信則不足以感人心而安地方也皇上稽古勤學以二帝三王為法者也夫帝王之道修德以來遠故舞干格苗萬世稱聖而窮兵黷武王者弗取也又照浙江先年倭夷之變由寧波人宋素卿與夷使搆隙相殺所致今宋素卿及經該地方官治罪有差但彼時指揮袁璡等被夷人虜去彼國遺下夷人百餘名亦見在紹興府各處羈住支費日繁民力

不堪夷貨若干見貯官庫近雖准行文彼國問罪處
置并行浙江鎮巡將夷貨違禁者解京其餘變賣及
造船送前項夷人還國至今未見下落况前項夷貨
未貢即有變故若即解京變賣恐於國體未宜合無
行令浙江鎮巡官作急造船將見在夷貨照舊貯庫
盡行開具數目公文付與應還夷人仍與勾過海飯
米等項令見在京琉球夷人帶回本國仍查照原奏
行文順賫國王將前項惡逆之人盡行處置前項物

貨何項入貢係解京之數何項貿易係應還之數并送回指揮表璡令彼將前項縁由一一明白照數開報文移以憑施行待有差來謝罪或進貢之人方將夷貨入貢者解京貿易者給還仍行該衙門著令琉球夷使用心順帶并行琉球國王知會差人轉送毋令失所乃重國體而信遠夷之一道也

一均寄養馬以優畿甸臣等會議得順天保定河間三府寄養馬疋以備緩急近年以來地方災傷民受養

馬之累十分不堪蓋所屬州縣地多者莫不托為優免人户以逃避也夫人不偏擾則户不偏累況國家優免之制止是雜差凡寄養馬者地土糧差已免其半而不養馬可復不征其稅乎此誠不通之論不平之政也查得嘉靖五年以前此法尚未輕變至六年各縣逃差奸民捏奏命下該部知道即用强不由官司主張盡推養馬於無力不肯投托勢要之家者而寄養之法大壊矣當時昌平知州固執不從輙假他

事凌辱知縣遂莫敢誰何而畿甸之民騷然矣合無
特勅改正惟不堪充軍之馬准歲一揀賣以休息之
一謹巡捕之職重賍官之法臣等會議得捕盜一事國
家甚重設民職於各府州縣者所賴以聯屬保甲以
安輯地方設軍職於京城及在外各衛所者所賴以
追勦捕捉以防衛地方近民官多羅織平民以獲盜
計功軍職多妄報首級以殺掠為尚本以化盜從良
者今反以激良為盜殊乖國家建官之意合無通行

撫按衙門嚴加究治領兵官必須約已率下申嚴紀律所過之處不得秋毫有犯擒斬有名劇賊衆証明白方許報功違者以故殺抵命其民職有縱容積年捕人公行羅織以疑似執民不肯開豁者拿問革職致死者以故殺罪之如原報賊情有虧枉者就爲分豁如此則地方得以寧謐而不致激民爲盜矣又照内外犯贓官員所以累經罷黜而不畏者以所犯非枉法贓雖盈千百貫而罪止充徒故也夫犯重罪枉

法減輕贓僅滿貫即得充軍其各司及府州縣官於所治之民或為人誣告人命或為人誣牽為盜明知其究乃加異事同情也顧罪止充徒人豈畏之哉合無定為事例凡各司府州縣官有犯前項强索無罪人財物至值銀五十兩以上者發邊遠充軍如詹事府少詹事霍韜之論則法行而貪官始畏矣

論劾貪暴大臣疏 葛鳴

切見武定侯郭勛貪暴專横莫之與京該巡撫都御史

孟春兩次題稱自泒夫銀故縱積年光棍出京害人等情竊照五府典司兵政原無徑自泒銀催徵解府舊規勛何人斯乃敢變亂舊章擅自僉泒并差防軍馮智等遠出外郡辱鎻官吏逼要銀兩支用不明查得勛先曽差人越關擅拏職官及至認罪又不輸情該院叅其專横乖違要得罰治荷蒙聖恩歷數違慢之罪開示自新之端勛先年鎮守兩廣所得財貨不貲後罷歸以車五十餘輛輦至崇文門厰衛緝知重賂得免此其貪暴之

罪一資縁後府掌印在京各衙門惟都察院許出榜文此祖宗舊制勛擅自出榜禁約京城内外燒酒此其專横之罪二假燒酒之禁遣邏卒四出搜索酒家凡有疑似皆令逮捕見則捆一繩重決三十棍都人畏其酷暴以銀賂之計都城酒家不止數千通前得銀無筭此其貪暴之罪三團營軍士去年揑稱採打鼔石每軍科銀一兩今年指以修理營廳每軍派銀一錢其後到補役等項又罰修氷窨出銀五錢兩年所取無慮數萬此其

貪暴之罪四召素知貿易者散以本銀按月取利如有短少自行拷打監禁此其貪暴之罪五自掌府事以來交結近倖大肆貪饕此其專横之罪六況拜蕭敬為假父四維陵夷以威力濟奸雄一軍聲怨伏望特勅兵部將勛先行革去見任再勅法司按其罪狀等因奉聖旨該衙門知道

遵祖訓以端政體疏

臣嘗伏讀聖祖之訓有曰凡廣耳目不偏聽所以防壅

蔽而通下情也又曰朝堂决政衆論稱善即與施行大
哉王言此誠子孫萬世帝王所當遵者也頃緣先朝內
外奸人交通盤據蒙蔽主聰竊弄威柄朝政廢弛言路
靡通將一應章奏或遷延沈匿不與聞達或揑改旨意
肆為欺罔以致予奪非宜刑賞失當及至言官論列又
多留中不出甚至假以朝廷震怒動遭譴謫鉗制人口
不復敢言是以下情不能上通真僞無從辨詰紊亂政
本養成禍機壞祖宗法莫大於此重以奇衺淫巧百爾

誘惑使先皇帝既不得日親萬幾又莫與儒臣接見經筵輟講積有歲年浹月臨朝恒以昏暮君臣隔絶形迹踈違由是威福大權盡墮奸人之手内閣莫獲參預六科徒事論駁御史無能糾察該部不敢執奏紀綱大壞奸黨横行患蓄邊防毒流海内上干天變下失人心十六年中大難繼作貽憂社稷壅蔽之禍兹亦極矣如先年劉瑾揑冩旨意既以伏誅而近日錢寧家又復搜出題奏本四十餘件江彬沮抑邊情本一百三十六件司

禮監隱藏不報本又數百件似此欺蔽可為寒心尚賴
皇天眷祐宗廟有靈社稷不致顛危乃眞幸耳兹者伏
遇陛下聰明天錫仁孝夙聞起自親藩光陟帝位四方
萬國延頸抵目瞻望太平今龍飛御極之初正勵精圖
治之始且國家安危之幾俗化汙隆之候天下治亂之
分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於此焉決昨者伏覩明詔
痛革先朝敝政洞察小人奸狀中外臣民不勝懽慶以
為我朝百六十年以來未有如此詔令陛下撥亂之功

可謂盛美茂以加矣但臣以為本源之地不治則末流尚有可憂伏願陛下奉天法祖總攬權綱明目達聰大開言路臣請自今伊始每日視朝之餘即御文華殿聽政凡中外大小臣工所上章疏凝神注思逐一俯賜觀覽不時召入内閣大臣以備顧問從容講論斟酌裁决凡事情重大論議矛盾者則勑下廷臣集議不宜謀及褻近徑自内批如先朝之為者即有寢罷亦宜明示外廷可否以彰陛下至公無我之度臣又竊伏私念内閣

機密重地祖宗設官立法必極周詳擬旨進奏宜必各有職掌綸音渙號亦必有所紀載前項奸蔽似若無可容者何乃公然隱匿而無所稽憑肆行矯詐而無復忌畏則是關防之術尚若濶疎進擬之權容有侵越而小人乘勢因得以竊弄之矣然臣考之司禮監職掌著之祖訓內閣創置列於大明會典臣愚欲乞陛下仰遵聖祖大訓載稽我太宗文皇帝故事勅令內閣專一擬旨司禮監專一進奏仍令內閣置立印信文簿一扇或鈐

以御寶將逐日聖旨裁決過事件明白開載每五日一次類進揭帖與六科旨意題本對同雖陛下聖意有所予奪亦必經由內閣議而後行事有可否許令執奏不宜復有傳奉之制更乞勅令御前紀事給事中二員朝罷赴左順門會同司禮監官收接一應章奏紀其數目送吏科附簿以備查照如此則大公至正明白洞達壅蔽矯詐沈匿之奸舉無所容朝廷之政將無一不出於正矣臣忝官諫諍遭際聖明一念朴忠粗先有見於此

伏望陛下修舉祖宗久大之業釐正累朝因襲之弊光復令典永示弘規追究前日壅蔽章奏朋比欺罔一應奸邪之人明降勑旨處之重典以示大戒此實端本澄源法祖立政之第一義也伏惟聖明留神天下幸甚臣干冐天威無任隕越縁係遵祖訓以端政本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勤志聽言以端化本事　鄭慶雲

臣惟人君以求言為職臣子以進言為忠陛下登極以

來亦甞求言矣然聽之者不什一拂之者常什九臣子有逆鱗之忠陛下無轉圜之美臣等近因聖體違和具務學親賢保聖躬數事上塵睿覽自謂於聖學聖躬少有補裨奉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愚昧不知所謂夫所謂該衙門者如今之六部三法司百職事之屬也至於臣等所言乃陛下自知之而自行之該衙門何與焉使其言之不可用亦當明示譴責為失言者之戒竊思今日如此批答非陛下之過也司章奏者之過也或

隱匿不以上聞或票擬不由内閣蒙蔽攬權為國大蠧其罪浮於亂臣賊子葢蒙蔽者必至於攬權武宗十五六年之間其𡚁正在於此陛下所親見者也奈何今日忍蹈襲之耶臣等職諫南服騰章於數千里之外待報於一二月之間所以望陛下者如日月焉如恐其或虧也今臣等言焉陛下復不以為然而棄之則臣等之心益孤矣伏望自今以後勤萬幾而不間俯羣言而不遺切於身心利在國家者務行之必力則君身正而萬事

理矣奉聖旨該衙門知道

務實勝以答天戒疏　劉世龍

臣伏覩六月二十九日明旨南京祖宗根本重地宗廟尤重朕聞大變不勝驚惕茲五祖神靈必須奉慰其祭告及修省之儀禮部便開具來看此誠上天示戒務要應之以實勿事虛文繼觀七月初三日明旨又云致災之由端在朕一人欽此臣三復天言不勝感激乃作而嘆曰明明天子真大有為之君不世出之主也臣愚何

幸而躬逢其盛哉臣聞天眷有德變不虛生仰惟陛下仁政蓋與天地同流而非常之災猶復不免推所從來實惟中外大小臣工職守無狀以致上干天和災及祖廟陛下乃輙引咎自歸復令諫官極言時政得失即此一念天監在兹昔周成王啟金縢之策天乃反風宋景公出罪己之言星為退舍矧陛下修省之誠務欲見諸行事之實臣見天心上格和氣日臻宗社無疆之休端在是矣祖宗在天之靈其有不慰者乎臣職非言路本

不當言久有所懷不能自已兹重有感於陛下畏天之誠敢不乘時以效夫野人芹曝之獻謹以時務之重且大者列為三事仰瀆聖聽少加省覽則臣愚不勝幸甚天下臣民不勝幸甚

一曰杜謟諛以正風俗臣聞天下之患莫大於風俗之不正而風俗之不正由人心之壞使之也人心之壞非有他也由患得患失之心使之也夫患得患失之心勝則寡廉鮮恥之徒多寡廉鮮恥既繁有徒而正

色直氣日以消滅則平居之所恃以尊主庇民臨難之所恃以仗節死義者焉攸賴哉今天下之風俗人心臣不知其成何氣象也刻薄相尚變詐相高謟媚相師阿比相倚仕者日壞於上學者日壞於下如脂如韋為鬼為蜮彼倡此和靡然成風或片言不相協而禍患已逮於身家或一笑未及終而戈戟已礪於胸臆是以人圖自全勢不兩立與時浮沈之輩則惟以安分守已為高而常恐獲戾於人獨立卓行之士則

徒抱憤世嫉邪之志而安能手援天下以致人心益薄風俗益偷究其末流不至於大壞極敝不已也臣以為轉移變化之機非陛下以身先之雖復家置一喙市列千金則積久之敝安能一旦而丕變耶伏望陛下洞察幾微大加矯正握其要以風動四方端其本以統馭萬事勿以詭隨阿諛者為賢能勿以正直鯁介者為不肖勿以私好而有所喜勿以私惡而有所怒虚心以防邪佞之欺謙巳以來忠讜之益仍勅

大小臣工各相戒勉務協和以共圖成功毋朋比以私植黨與事關九重則明白開陳利及萬民則懇切敷奏可者獻之否者替之不以事之小而互相隱藏不以勢已成而巧於遷就獲乎上者勿以此而望於下壞於已者勿以此而責於人將見四方聞風莫不感動人心一移風俗自美如此而天心不應者有是理乎臣恐陛下所謂應之以實者似亦可以少備採擇之萬一也

二曰廣容納以開言路臣聞天下之患莫大於上下之情之不通也人君之德莫貴於使人得盡其言之為美夫上下之情不通則貴賤之形迹日隔而壅蔽之禍深人得以盡其言則人君之耳目日廣而欺隱之弊絶夫壅蔽深則寸步之間皆如隔世雖欲用其明不可得也欺隱絶則萬里之外皆如對談雖不用其明而自莫之遁也古先哲王深知其然是以堯設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成湯有司過之士武王有戒

慎之韜謙虛自將延訪多術猶懼夫天下之情或有未通天下之言或有未盡此所以上下交孚幽隱畢達而大業昭於四方榮名垂於萬世者職此故也仰惟陛下天縱聖神德超今古其於天下之人如天地之無不覆載而何所遺其於天下之情如日月之無不照臨而何所遁而臣猶復喋喋云者真知陛下為堯舜之主而必欲使斯世斯民同享唐虞之治而後已也臣觀陛下臨御以來犯顏敢諫之臣比之先朝

尤為獨盛其故何哉良以真主難逢明時難再故凡苟有志於用世者咸思乘時自奮以仰酬德意之萬一其幸而得言者亦必反復籌度而始敢冐犯乎天威雖其一時所言或激切狂直未能悉中乎時而其中心所發則忠愛憂思惟欲求盡乎臣節較諸循循默默徒取寵以固位者葢不侔矣而令放逐既久悔悟日深險阻備嘗事體自習是陛下之所以抑之者乃所以成之也陛下何不悉加寛宥以遠追堯舜湯

武之盛軌哉臣以為非獨堯舜湯武為足尚也三代而下如漢高祖晉武帝雖皆有為之主要之亦未聞乎王道者然周昌則以高祖為桀紂劉毅則以武帝為桓靈當時二君非惟不少加怒抑且笑而受之垂之青史以為美談而二臣狂直之過亦自難掩則言之當否其得失固在臣耳而君於德何損焉伏望陛下念成才之難擴有容之度凡諸臣之一切以言而獲罪者宥其既往之愆開以自新之路原其事情以

次錄用其不幸而故者行令原籍官司存恤其家仍令自今以後大小臣工凡有所見許令自陳養其敢言之氣以無負其報主之心將見天下之耳目所聞見益足以裨益陛下之聰明天下之血脈相貫通益足以培植宗社之根本盛德大業殆將與堯舜湯武并隆而漢晉二君不足道矣如此而人有不孚和氣有不應者哉臣恐陛下所謂應之以實者似亦可以少備採擇之萬一也

三曰慎舉動以存大體臣惟帝王為天下之宗師而舉動尤人君之大節一動所在四方為綱一時所行萬世不泯此其所關係豈小者而可以弗慎哉仰惟陛下臨御以來動與天合博大纖悉何事不周而臣猶復惓惓不能自已於言者誠念生逢堯舜之君而惟欲快覩雍熙泰和之治也臣聞之孔子曰敬大臣則不眩又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誠以大臣為中外臣僚之表率勲戚實國家休

咎之相關茍非有大不可而不容以少貸焉者猶當
區爲之處而不可以輕廢棄也臣惟陛下之於大臣
必先知其才之非常而可託故委之以重任而不疑
夫任之既重則禮之宜優今或忽焉而去之又忽然
而召之又或因事而械繫之箠楚之則何以為臣人
者勸哉夫臣之於君也猶子之於父也無所逃於天
地之間也是故其進退榮辱之際惟其命而莫之違
也而上之所以處之豈容不察其情而全其禮耶臣

愚為陛下歷試之餘其人果無足取則宜託詞省令自劾以禮而退如見素行無缺委任既隆乃偶以一時喜怒輙從而顛倒之陛下固已付之無心而不知天下傳聞殊失觀望恐非以禮御人臣之道也至於故舊如近日張延齡家憑寵為非勢所必至罪至難議法自不容此在廟堂自有定論臣何敢贅側聞長老之言孝廟在時待之過厚或至釀成近日之事殆未可知矧彼豪貴之徒焉知盛滿之戒自貽伊慼令

復誰尤區區逆豎亦何足惜獨念孝廟在天之靈太皇太后垂老之景乃至不能庇其骨肉之愛於情忍乎陛下孝養兩宮心如日月海内臣民莫不稱頌恐於此際殆亦不能不為一動心也頃見通報創造神御閣啓祥宫特令二三大臣督理其事此固陛下尊祖愛親事亡如存之義臣則以為南京太廟之災方在目前陛下修省之誠正達天表五廟之靈倀倀焉何所於依安慰之儀皇皇焉人皆有待抑其煨燼之

墟未知應否重建如不可已則今日工役之重且急更有過於此者乎矧興作頻年四方彫敝災傷變故到處相聞此又民勤於食時詘舉贏之候似宜劑量輕重而為之以漸殆未晚也他如日用起居之常事幾應酬之際凡有關於聖德有裨於聖治有係於聖躬者尤望澄心定慮熟思審處謀之於始以圖其終慎之於微毋待其著則本端而物無不正德盛而業日昌隆人事修於下天心格於上和氣駢臻災變消

弭億萬載隆長之慶端在是此皆狂妄之談不識忌諱之甚不知陛下所謂應之以實者此亦可以少備採擇之萬一乎否也奉聖旨劉世龍這厮譏訕君上結庇逆惡悖慢肆行好生無理錦衣衛便差委的當官校賫駕帖去即拏械來京說不許輕縱

論驕恣武臣疏　謝瑜

臣近得邸報太師兼太子太師武定侯郭勛奏為陳愚見遵祖制答聖明通選法用人才立稽考惜民財蘇困

若添鎮守以清政治以圖奠安事奉聖旨這所奏事宜各衙門便看議了來說欽此臣等覽誦大駭聖明在上內外大小臣工莫不祗肅靖恭罔敢踰越而肋乃妄言瀆亂肆無忌憚如此據肋之言則是六部院寺科道及撫按監司守令盡皆不才天下政務盡出肋之指畫乃理也謂聖明之世盡無一人可用盡無一事得宜何其誣妄之甚乎觀其所論各項事宜類多影響恍惚妄意億逆未嘗實見有何利弊其添設鎮守乃其主意之所

在也必是久閉内臣重賄鑽求勛乃利其不貲之入并其日後肆出剥民以供奉於巳為之試探陛下却乃謗讟諸臣以鉗衆口耳臣等不敢縷舉以塵天聽請以一事與勛辨之其曰天下官吏貪汙害民葢因陛下無腹心耳目之人在天下也又曰文武官員推奸避事許内臣劾奏則奸貪斂跡此正先朝奸邪之人所以蠱惑君心蠹害朝政之言而勛乃敢以陳於陛下之前乎果如勛言則内臣用事莫如正德年間内臣斂手莫如陛下臨

御以來是勛以正德年間為太平極治而方今為積弊之時也十數年大壞極弊陛下一洗而更新之得失治亂不較自明而勛之倡議顛倒若此意豈無所為乎如使勛之言果行則陛下累年惠養安堵之民一旦困苦愁嘆當復如正德年矣且宦官用事害政傷治不獨正德年為然自古有之陛下斷自宸衷毅然裁革可謂度越百王傳之萬世而運祚綿永書之史册而宇宙增光勛乃謂嘉靖年來不知何人奏請皇上因事取回豈奏

者為妄奏而陛下為過聽耶陛下光明俊偉之事而勛以為偏私不公之甚其恣肆不臣何如哉陛下為萬國臣民之元首凡文武百官莫非陛下之股肱耳目心膂而刑餘之屬特以備門庭掃除之役耳君臣一體忠義天性豈惟宦官之親而大臣羣臣皆疎耶宦官鎮守利於宦官者勛欲用之科道巡視不利於宦官者勛欲去之是欲陛下盡疑天下之臣而獨倚宦官為腹心耳目勛何切切於宦官耶前代有以宦官為心腹耳目者陛

下視之為何如主而勖用以此望陛下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勖之此言不恭不敬莫大於是又其言曰文官弄法武官已被鉗制不得如文武并用之時又非虚心為國忠陛下之言也勖亦武官獨被厚寵位極太師班列三公之上此武官之極也正宜持滿戒盈謙虚自保以求無負殊遇斯為盡道乃欲以一身攬九卿之權以數言鉗百僚之口内結宦寺外悦羣小總握軍機忌人干預何為者哉使其真有感恩

圖報之誠經國濟時之畧方今邊塵屢警當決策以折衝天討方行當身先以勇往乃其職分之宜補報之地胡為因循退縮曾無一籌可展而招權出位為此誣妄之說乎知人如陛下聽言如陛下昭監如日月摧折如雷霆不昵近習不悅佞倖如陛下而勛敢肆無忌憚瀆亂聖聰如此萬一得行又將無所不至矣天下之人一聞勛奏莫不驚悸憤嫉顲控無地臣等待罪言責敢鉗結以自固乎其他怙寵作威輕賢網利又不可盡舉者

伏惟聖明俯察則勛之忠邪自見早賜區處天下幸甚
臣等萬死萬死不勝激切隕越之至謹具奏聞等因奉
聖旨這鎮守内官無益於治朝廷自有處置這本所言
專借事攻毀勳臣本當拏究其情且不究治該衙門知
道

題添鎮守推將官疏　張瓚

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太師兼太子太
師武定侯郭勛題臣每蒙皇上召見與二輔臣言論政

務皇上論及邦本政令無不及時品第人才智識深知真切臣復何言但各衙門政令有失漫無照察稽考臣既得知不得無言以報皇上知遇之恩以救時弊之失以安宗社之計謹將愚見條陳伏望皇上聖明勑下各該衙門通行會議果能有益於天下國家采而行之庶有少補於萬分之一也臣民幸甚臣亦不勝幸甚開坐等因奉聖旨這所奏事宜各該衙門便看議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又奉本部送准户部咨稱看得太師

兼太子太師武定侯郭開陳事宜內除開取礦課以濟
國用等事本部另行查覆外所據奏添鎮守分守內臣
係隸兵部掌行煩為徑自查覆等因送司案呈到部看
得太師兼太子太師武定侯郭題稱陳愚見遵祖訓答
聖明通選法用人才立稽考惜民財蘇困苦添鎮守以
清政治永圖奠安一節除通選法等事係隸吏部等衙
門徑自查議外所據添設鎮守推陞將官二事係本部
掌行合就開立前件議擬伏乞聖裁緣係陳愚見遵祖

制答聖明云云及奉欽依這所奏事宜各該衙門便看議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旨

一兵部推陞將官原為保障地方國之藩籬事之最要者比年推陞一級必責其熟於地利深知兵法量才擢用近年陞轉不論人之可否地方遠近輒行那改以致邊方腹裏參錯其人往往失事不寧將坐營推陞副參游擊都司守備等官似亦有序推用却又將副參游擊都司守備等官推陞坐營事體顛倒若斯

多矣如在營號頭把總只可推去叅將守備或分守

地方係軍旅衙門亦可知其軍旅矣如衛所指揮推

陞各都司軍政掌印僉書亦是案牘所關亦可為之

舊案可循不致無稽之政且如即令將官比之文官

不同如舉人進士三年三百餘人况將官一方一鎮

三四十年作養不出二三人來因有小過小失若被

叅劾革退又有被人連累者及至用人則推之不出

將見在者東那西補皆為曲就為今之計安不忘危

乞勑兵部將見在各邊將官行令各處撫按官遵照
祖宗憲綱以禮相待不得推求細故輒擅凌虐以挫
銳氣及用彼戴盔甲遠接撫按此皆擅作威福之大
槩也又將軍馬號令俱各侵奪掌管臨敵則責令將
官出兵却又不似平日之强悍臣切思我太祖高皇
帝開天立極以來深知文職輕舉妄動降印用武職
掛印不許文官干預軍機重任只許專理錢糧詞訟
葢有深意存焉但少有不遂又妄加条劾文官權衡

太重致使武職垂首喪氣久矣將來誰復振作威武以安不虞伏望皇上深戒文職衙門體皇明祖訓文武并用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之意再察文官叅奏武官所犯事情及失事輕重便見其虛實矣臣先曾具奏為事充軍閒住致仕大小將官未見舉用再乞勅下兵部行取來京會同府部驗看年力精壯尚堪策勵者註名在部或留送團營寄操待有相應員鈌推用如年老不能赴京者聽其自便古人云一世之才

自足一世之用不資來世矣可不惜哉

一前件查得先為公薦舉以備任用事該太師兼太子太師武定侯郭題稱文武大小官員充軍為民冠帶閑住及致仕去任者乞勑府部九卿科道等官及南京各衙門并各處撫按各舉所知備開來歷不拘名數奏聞簡用該本部擬議通行查照薦舉題奉聖旨是欽此又為前事該兵科等衙門都給事中等官王庚等會保原任總兵官劉文等南京禮部等衙門尚

書等官霍等各保開住都指揮韓平等俱該本部題
奉欽依起用及陸續推用去後今該前因照得本部
推舉將領必先儘本處官員次方取於鄰境盖以其
熟知地利至於邊方腹裏用各不同尤不敢叅錯若
夫副叅游擊都司等官推陞坐營坐司或將坐營坐
司等官推陞副叅游擊都司亦內外通融相沿舊規
在營號頭把總推陞守備各衛指揮推陞都司掌印
僉書亦因材授任法所宜然與本爵所奏大畧相同

其稱各邊撫按官與各將官要以禮相待不得輙擅凌虐及將兵馬號令侵奪掌管妄加叅劾一節深為有見相應議處合候命下本部移咨各邊巡撫都御史及咨都察院轉行各巡按御史凡與各該總兵叅將游守及各都司軍政等官相見各要遵憲綱以禮相待不許將各將官輙加凌虐并各要修舉本等職業不許將軍機事情侵奪掌管各該將官遇有失事或為事等項指實論奏不許妄加叅劾務在文武協

和保障地方若有乖違者本部查訪得出叅奏治罪

再照本爵原奏為事充軍閒住致仕將官雖經本部

題奉欽依通行保舉推用但奏保者十無二三況將

材難得求之貴廣合無通行各處總督及廵撫都御

史會同各該廵按御史查訪所屬大小將官不拘閒

住充軍致仕等項果有謀勇出衆累立戰功為衆所

知堪任將領者開具實跡疏名具奏起送來京以憑

上請定奪

一開取礦課以濟國用臣先因大工缺少工價銀兩具題已該户部覆題通行各該有礦地方行查開取去後止據薊州并山東沂州等處解到礦銀不上二萬餘兩已後各該地方官吏不知有何觀望不肯承當開狀不見解報及今節該有礦地方山場所産銀課情願自備工食人匠開取有四六分者有平分者具奏在部不見會議皆是各官狐疑猶豫之心深且長而攄忠報國之心慢且薄只知開納監生農民賫官

鬻爵以為巳便口說公言心生荆棘又被鼓惑以此
事無定議十分難行况各地方文官弄法武官被人
鈐制不得似文武并用之時久矣臣復思天下各處
鎮守分守内臣原係我成祖文皇帝命去鎮守十府
以防不虞後至歷代以來踵踵相因至於嘉靖年來
不知是何人奏請皇上節次因事取回不用皇上再
察所奏之人公乎私乎便見偏私不公之甚也以致
天下官吏貪汙虐害下人不得聊生盖因皇上無心

腹耳目之人在於天下也且內官壞事難保必無內中奉公守法者亦豈無之只是比照文武衙門大小官員事例要本衙門掌印官公同推選平昔行止端莊弓馬熟閑年力精壯知文識字者列名上請皇上親閱其能任而用之皇上再加嚴禁明旨以誡守官之箴有罪亦同文武官員之治罰如此誰無學好向上存心守法哉切縁開礦舊例原是鎮守內官兼管取用就將開礦之事付之則事體歸一若地方文武

官員推奸避事或面是背非作俑生事左道害人者亦許鎮守内臣指實劾奏如此地方有保安之計奸貪有歛跡之容矣

一前件伏覩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詔書内一欵近年差出取佛買辦織造等項及腹裏地方并各邊各關俱係正德年間新添分守守備内臣詔書到日即便回京欽此又查得為應詔陳言以匡時政事該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汪淵奏稱近年以來軍民財竭

貧窮入骨流移為盜皆因各處内臣鎮守等官徵求科派進貢鎖官縛吏誰敢抗違小民含寃賣男鬻女誠可痛心近日奸邪納賄定一鎮守量地價值有謀一缺用銀一十餘萬稱貸權門一倍償兩倍之息官方到任債主隨之若非酷取小民何以酬前數之債一方之民坐取數十餘萬上下侵漁指一科十計其所費過於納稅小民膏血安得不竭盜賊安得不起乞要多官會議凡各處鎮守等官查非額設悉皆除

華等因該本部議擬題奉聖旨不必會議各處鎮守
內臣不分新舊但有不合公議的司禮監從公推舉
廉慎老成之人更代今後著他每務要奉公守法安
靜行事不許生事害人貽患地方欽此又為應詔陳
言廣聖謨以答天戒事該四川道監察御史毛鳳韶
題該本部議得各處鎮守監鎗提督分守等項太監
等官原非洪武年間舊制永樂以後增置日多皇上
累頒明旨訓飭羣工節用恤民前項內臣如浙江福

建既有鎮守又有提督市舶浙江又有織造遼東宣府大同寧夏甘肅既有鎮守又有監鎗俱二三人同處一城似為冗濫相應歸併一員帶管内將一員裁省河南江西山東既係腹裡地方各該鎮守又係添設不久相應裁革俱取回別用其薊州地方分守内臣一員守備内臣十員宣府地方分守内臣三員守備内臣六員大同地方分守内臣二員守備内臣三員總計三鎮東西相去不及二千里共設内臣二十

五員每員占用軍人少者數十餘名或四五百名俱
不操練防邊合行撫按酌處歸併題奉聖旨是准議
行又為應詔陳言廣聖謨以答天戒事該四川道監
察御史毛鳳韶題要將江西雲南二省鎮守內臣裁
革該本部議得省官節用正係我皇上聖政之先務
兩京內外文武冗員俱已陸續裁減革罷前項內臣
似宜減革等因題奉聖旨准俱革取回欽此又為乞
廣天恩取回內臣以甦窮邊困苦事該巡按貴州監

察御史郭弘化題稱貴州地方委係疲憊軍民貧苦
乞要將太監楊金革回等因該本部議擬裁革題奉
聖旨是欽此又為裁黜冗惡内臣以清聖治以快人
心事該兵科都給事中張潤身等題稱訪得鎮守浙
江太監鄧文鎮守兩廣太監張賜湖廣太監潘真福
建太監師章貪縱害事均為不職宜速賜罷黜永不
差補等因該本部議題題奉聖旨是都准裁革取回
欽此又為乞恩憐處殘壞邊方停差鎮守内臣以永

圖安攘事該廣東道監察御史廖自顯題稱建昌營鎮守内臣無事則坐享太平歛怨軍士有事則高臥不出家將貪功兵出失律乞要查照雲南等處事例停止該本部擬合裁革題奉聖旨是欽此又為災荒頻仍軍民困極乞賜裁革鎮守以圖久安重地事該陜西撫按等官都御史劉天和等題稱陜西鎮守内臣貪饕殘酷剥民脂膏椎骨及髓俾全陜八郡三十餘衛所之間元氣為之喪盡及稱前項地方外而三

邊既有鎮守而各鎮又有總制以控制之啇漢之間又有提督都御史以撫治之若鎮守內臣不過端居省城坐享供饋而已實與河南山東江西浙江諸內地無異要將鎮守陝西內臣取回裁革不必再設明著為令該本部議得內臣出守委非祖宗舊章聖明中興以來多從裁革誠於地方有益軍民稱快今陝西地方節年災傷即今尤甚比與他省鎮守內臣尤宜裁革等因題奉聖旨是鎮守陝西員缺依擬裁革

永不差補欽此又為貪饕鎮守官員公行鬻販屬官

科斂奉承乞恩黜治以安地方事該巡按四川監察

御史熊爵等題稱四川鎮守太監蕭通官尊法重氣

焰嚇人受其害者只得隱忍屈辱乞要比照江西河

南貴州事體將蕭通取回前缺不必差補該本部議

擬照例革回永不差補題奉聖旨是蕭通准革回欽

此又為比例裁革鎮守内官以安地方事該提督兩

廣軍務兼理巡撫兵部右侍郎林富題稱廣西地方

土瘠民貧供應浩繁公私匱竭要將鎮守內臣裁革該本部議擬照例裁革題奉聖旨是欽此又為乞罷鎮守內臣以安地方事該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御史黄鍾題稱山西地方地瘠民貧鎮守太監害民尤甚乞要照例裁革著在典章永為遵守該本部議擬裁革題奉聖旨是欽此又為乞革鎮守內臣以恤貧軍裕邊陲以光聖治事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朝綱題稱大同地方地土瘠薄軍民貧困

而鎮守之設非惟無益於地方抑且有害於軍士要
將太監張紳取回前鈌永不推補該本部議擬裁革
題奉聖旨是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外今該前因除開
取礦課係隷户部掌行逕自查議外為照各處鎮守
内臣原非太祖舊制永樂年間始差内臣鎮守後因
而添設漸多又有分守守備等項名色至正德年間
其弊已極有如前項各官所論列者我皇上聖德中
興首下明詔將各處内臣裁革後節因撫按等官具

奏又多取回員缺永不差補天下臣民無不稱頌聖

明令本爵具奏前因臣等查有節奏前項明旨不敢

輕議嘉靖十七年四月初六日太子太保本部尚書

張等具題奉聖旨各處鎮守内臣原不係太祖定制

今且著雲貴兩廣四川福建湖廣江西浙江大同用

每一人著内侍監選去不許作威生事刻害百姓但

只著本等行事也與他勑其餘准議

題為星變事　王廷相

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本部題切見
本年四月二十三等日夜有彗星見於雲中約長三尺
光指東南在柳星二宿之次旬日以來明晦無常尚未
銷滅臣等仰惟皇上尊天法祖勤政安民休德至治上
帝歆監自無致變之理也考之傳曰彗者除舊布新之
象晏子曰天之有彗也所以除穢也變不虛生由人所
召今者星見之異實皆臣等大小臣工不職所致然上
天垂戒無非仁愛人君之意伏望皇上仰承天意益加

祇慎擇日躬禱於玄極寶殿勑下該衙門大小臣工省
已洗心自本月初八日為始如故事青衣角帶三日仍
通行兩京九卿堂上官各令自陳臣等禮官奉職無狀
感召災變實為諸司之首謹陛伏屏息以俟天威重加
譴謫臣等無任恐懼陗越之至等因嘉靖十八年五月
初六日太子太保本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嚴等具題
十二日奉聖旨上天垂此星異非一次者在朕躬的過
自省察之內外大小官員人人皆有代理之責宜各思

過圖改不必青衣角帶外飾虛畏須實奉行用賛朕上承天眷奏禱今多事之日安得精專兩京九卿堂上官都待考察一併處分各處鎮守內官都著取回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為此除外所據取回各處鎮守內官係隸兵部合就移咨貴部煩為查照欽遵施行等因咨部送司案呈到部擬合通行查取為此除外合就前去煩為轉行各處巡按御史查照該部題奉欽依內事理欽遵查照施行

一咨各處巡撫都御史除外合咨前去煩照該部題奉欽依內事理行令鎮守太監欽遵查照回京施行浙江福建湖廣江西兩廣雲南貴州四川遼東大同宣府延綏甘肅寧夏

一具揭帖差主事楊子臣賫赴內府司禮監煩請查照該部題奉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

乞留聖駕南巡疏　王廷相

奏為聖駕南巡思獻愚忠事仰惟皇上諭禮部欲躬詣

顯陵相卜吉兆旬日之內合行事宜靡不整辦齊備戒行有期臣竊觀皇上南行之計決矣必矣無復疑矣但臣日來積有私憂過計之慮欲聞之皇上九發九止而不敢輙觸君父之怒既而思之人臣事君有犯無隱心有所否忍而不言是自欺其心不忠甚矣況大臣有心膂股肱之託與人主有同戚共樂之義者哉故終不得不為皇上陳之伏惟宥其斧鉞之誅少加聽納幸甚幸甚伏自聖諭下議南巡以來說者曰所過地方災荒特

甚人相啖食流民載路盜賊蝟興恐有犯屬車之塵以致驚動乘輿者又有云聖諭南巡近邊冦敵如哈陶部落聞風為患深入腹裏如往年搶至昌平地方致使京師戒嚴者又有云今日之行扈衛官軍旗校及内外從官諸色人役不下數萬其糧料草束車輛馬疋各各供應所費不貲郡縣倉庫在在空虛百姓聞風逃避有司無所措處者此三者皆衆人之慮患之在外者若處置得宜猶可保其無虞臣之所慮乃不在此仰惟皇上玉

體清勝常加靜養善攝猶時小有不快今也遠涉長途日日登歷縱安輿輕輦未免勞頓而況衝冒風塵隔殊水土六氣襲之五內受之萬一倘致聖體違和聖心不暢誰其任之登頓於山原不如深宮大廷雍容之為安觸冒乎風塵不如逸神靜志逍遙之為樂皇上何乃自苦而必欲親行哉臣常日每於朝祭之時獲覩天顏潤粹發氣滿容便與一二大臣言之不覺喜動於心時而間有不快即為不樂今者皇上遠行去逸就勞舍靜而

動臣安得不為皇上慮之此臣之所以含痛於心不得不以愚忠陳之也臣又再三思之人君巡幸一事其所關係至緊至要至大至重何以言之居中可以制外事勢機權盡由之我也處外必假付託事勢機權半由諸人也況勞人動衆之餘加之以苦急無聊之故變生於倉卒患起於不測此理勢之或有者觀諸自古以來人主巡幸之事載在史冊足為後世殷監者其得失安危之跡可考而知也知之而不言之是無深遠先幾之見

者也是以至難之事草草視為泛常容易者也是不愛重其君犯險履危儌倖於萬一無事者也伏望皇上垂監往事少為加察焉且皇上必欲躬詣顯陵者乃欲自致其誠孝先皇也以臣觀皇上之孝葢自古以來所未有者矣何以言之漢宣帝曽繼昭帝之統矣而不能尊皇其父宋理宗能皇父矣而不能稱帝以宗之漢哀帝能稱皇而廟祀矣而不能宗祀以配天今皇上之於睿皇廟祀矣薦謚矣稱宗矣配天矣而因心之愛無所不

極自臨御以來建皇極贊天地康四海服諸夷而繼述之業日爲之隆雖大舜之克孝武王之達孝亦未有過於此者伏望皇上自信之重之况天子之孝與士民不同又何必躬自勞苦遠涉數千里之途以下同於士庶人之愛敬乎伏望皇上自信之重之今日之事皇上必欲合葬或遷而南或遷而北定有宸斷臣請當事自行仍望皇上選遣安静老成曉事親信内臣二人與臣同事再勑内官監選擇各色該用人匠數十人聽臣等指

使或送或遷兩月之内即有次第皇上安居九重清穆
高拱而臣等亦能辦集其事却將户部所供糧草賞賜
各項銀兩留為修建顯陵之用一舉三得不惟可以慰
皇上誠孝之心亦可以免皇上遠行之勞亦可以濟修
陵之費大事易得以襄而亦無意外之虞矣宗社幸甚
天下幸甚臣干冒天威不知避忌死罪死罪為此具本
親賫謹奏以聞伏候勑旨

天變自陳疏 王廷相

臣仰惟皇上欽承天道寅畏神祇凡百敬事和民無所不用其極宜乎天心格而和氣襲矣邇者奉先寶殿乃有震雷之變都城鼓樓復有龍火之災若天人不順應矣臣俛而思之皇上憲天之政如此其至望治之心如此其切今日之災變夫豈皇上致之意者中外臣工不能仰體聖心奉職無狀之所致爾臣謹以今日中外士風臣節頹壞之狀為皇上陳之以見臣竊位不職宜先罷黜之由伏惟聖明察焉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古之士

風如此天下烏乎不治社稷烏乎不安臣觀今日朝野之風大不類此廉靖之節僅見貪汙之風大行一得任事之權便為營利之計賄賂大開私門貨積但過闗節罔不如意濕薪可以點火白晝可以通神是豈清平之世所宜有者乎在先朝豈無賄者餽及百兩人已駭其多矣今也動稱數千或及數萬矣豈無貪者暮夜而行潛滅其跡猶恐人知矣今也納賄受賂公行無忌豈非士風之大壞乎大臣貪濁而日在高位則小臣得於觀

感之下者將無不惟利是圖矣京官貪濁而安處無事則外官被其鼓動之風者亦無不惟利是圖矣大小效尤内外征利由令之道不變其俗則在上者日以封殖在下者日以剥削民窮盜起而國事日非矣豈非時政之大害乎且古之士大夫難進而易退寧自守以俟時無寧違道速化以失已寧遁世不見知而不悔無寧熱中阿附毁道以求進蓋以其見道明用心剛素有所養而然爾由是人主舉而用之大則可以康世濟務小亦

可以風勵時俗而不失民望焉豈不有益於國臣觀今
日士大夫之風殊與此異恬退者衆誚其拙奔競者咸
嘉其能一登仕宦之途即存僥倖之志或以諂諛舐或
以賄賂求或以奉承得甚至一官有缺各趨權勢之門
講論年資體例應得之故先講既定則後講者或不能
得以是無不爭先趨走搶而論之往來頻數閽者厭煩
矣既講而不得則又喧嚷騰謗雖吏部亦難於處措故
京師有講搶嚷之嘲斯人也自以為得計而不知有識

者之見笑於側矣夫恬静者君子之流也奔競者小人之類也奔競者進則恬静者必退由是以小人引小人而朝宁之上無君子矣朝無君子則法揆何由而清紀綱何由而振奸宄何由而除是奔競之風熾世道不祥之幾也豈非時政之大蠹乎仰惟皇上聰明神聖允邁堯舜道源政本澄清宣朗而臣下貪穢奔競之風至於如此豈不大可怪乎臣惟都御史職任糾察百僚振肅風紀今兹二者官邪風壞莫此為甚既不能正身格物

使風清弊絶復不能不避嫌疑以抗疏論列悠悠坐視日惟嘅嘆致使内外奸貪公行無忌糾察何在振肅何在由是言之臣之不職在廷之臣莫有踰者雖蒙皇上天德包容不即誅罰而臣尸禄曠職罪安所逃且夫一婦含寃三年不雨賤臣下獄六月飛霜事乃至微而天應甚著况賄賂交通匪人在職中間事情乖變賢否顛置害及地方軍民含寃者豈止匹夫匹婦而已哉由是觀之上干和氣以招天變實臣奉職無狀致之矣伏望

皇上將臣罷歸田里以懲不職別選才賢以端臺揆實政可以責成懋功可以建立庶修省以實而災變亦可弭矣奏奉聖旨卿職司風紀自後宜糾正百僚以弭天變不准辭吏部知道

遵奉欽依條陳時政疏 汪鋐

禮部因彗星為殃題乞通行九卿衙門并六科十三道各條列時政得失以聞節該欽奉聖旨依擬務要思忠論實不許挾持泛引假公報私欽此欽遵竊念臣一介

庸材無所知識曷能思忠論實以當聖意然待罪班行安敢不披瀝肝膽竭盡一得之愚伏聞臯陶之告大禹有曰在知人在安民此二言者實為治之大綱自古及今未有舍此而可以致治者是故自知人言之其目有四自安民言之其目亦有四重久任公選法杜僥倖尚廉介此四者知人之事也興水利恤刑獄廣儲蓄嚴守禦此四者安民之事也何謂重久任蓋官不久任則無固志無固志則無實心無實心則施之政事皆因仍苟

且之為簿書期會之間而已耳今之言治者皆曰守令當久任然豈惟守令天下之官雖不同其不可以聲音笑貌為則無不同也孰有不當久任者哉況法必公而後可行偏則不可行矣臣見近日中外庶官之遷轉比弘治以前其速常倍之昔以六年遷者今三年昔以八年遷者今四年久任之廢甚矣如是而欲職業修胡可得也然官缺則當補有缺無補則如之何而可哉此在掌銓衡者有消息調停之術視其輕重緩急之宜而處

之當其可耳如家之用財務為撙節之法如此積以數年則久任之法自然可復而百司庶府靡不得人矣臣謂重久任者此也何謂公選法士之初授官惟憑吏部一考耳其才之優劣官之崇卑任之煩簡地之遠近悉於是取決焉夫既不能知其平日之實行而徒取信於一日之間數百字之文詞則已未可盡得其真矣況復苟且粗畧甄別失精挾私徇情顛倒錯亂則所以誤天下之人壞天下之事者又何可言哉臣願皇上勑下該

部今後考選務如塲屋糊名編號先於考功等司取其善校閲郎中等官四五員分與先看各定為九等不拘名數無上等則缺上等無中等則缺中等乃送於左右侍郎詳看裁決然後送於尚書復加校閲定以髙下如是則庶幾公而無私才者上不才者下天下之官庶幾各得其人矣臣謂公選法者此也何謂杜僥倖吏部之黜陟惟憑撫按舉劾舉劾不公則黜陟有不當矣夫其舉也或以賄賂或以親故其劾也或以私忿或以讒譖

故舉之之濫有省至數十人而劾之之濫有下及典史驛丞者職此由耳此撫按之薦舉實天下僥倖之大關節也臣深知其弊故初受命為右都御史即以慎舉劾為皇上言之欲令薦舉各官務要精擇才行出衆政蹟卓異者舉之照依弘治以前閣省多不過四五人少或二三人糾劾各官務要求其真實不才事有顯跡者劾之如曰廉能公謹必指其廉能公謹者何事如曰汙濫姦佞必指其汙濫姦佞者何事每一人項下必舉十餘

事少亦七八事不得為泛然無稽之論如所舉之人始以廉舉而卒以貪敗始以公謹舉而卒以不謹敗吏部即查明白連坐以罪臣等即亦指實叅奏其清軍提學巡鹽巡關巡茶馬屯田等項御史止將各管官員舉劾賢否其全不得一槩舉劾臣之言如此荷蒙皇上不棄芻蕘俯賜嘉納即降明旨都依擬行臣不勝忻躍竊以為太平之機括在此矣奈何人心蔽固已極迄今三年鮮有著實奉行者臣是以即其所舉被黜干考察者疏

實以聞乞正連坐之法荷蒙皇上含宏寛大之德不忍
盡棄猶以多寡為等差二名以下止得罰俸臣竊恐治
惡不嚴則僥倖之門終不可杜而太平之效終不可致
昔人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夫往事臣不敢復言矣
尚願今後不拘多寡但有薦舉不當事敗即連坐之務
使法之行堅如金石雖千萬世不移也如此則舉劾自
無不公黜陟自無不當矣臣謂杜僥倖者此也何謂尚
廉介葢士之廉猶女之潔士而不廉則他行雖有可觀

終無正己正人之實德決不能有所樹立猶女不潔雖千百其能千百其巧亦烏足尚哉是故廉也者士君子立身之大節也大節不謹他何取焉且如守令之職最為親民苟使其一介不取則自然一私不存法雖嚴人則畏之不以為苛政雖寬人則懐之不以為縱雖無剖決如流之才終有恩惠及民之實其致太平也何有苟或不廉則其嚴也為深為刻為强梁為暴虐而已耳其寛也為柔為佞為懦弱為無斷而已耳雖有治事之才

率為濟奸之具其致亂亡也何有夫藩臬所以制乎守令者也撫按又所以通制之者也臣欲候命下行令撫按官員今後舉劾各官務擇其廉者舉之不廉者劾之其他賢否止於冊揭考語內見之不必形諸奏牘仍咨吏部將其所舉廉者即加顯擢不廉者即行罷黜及將在廷大小羣工不時詢訪一體黜陟尤望皇上如神之智亦試一加察焉則人心之趨向自正而太平可立待矣臣謂尚廉介者此也何謂興水利臣竊見各處地方

水旱相仍五穀不登人民饑窘而陜西一省連年亢旱尤為狼狽臣乃考諸史冊知輔臣丘濬有言井田之制雖不可行溝洫之制則不可廢及又考其秦鄭國開涇水以為渠於是關中為沃壤魏史起引漳水以溉鄴於是瀉鹵生稻粱蜀李氷壅江水作堋於是蜀沃野千里漢召信臣造鉗廬陂人歌召父杜詩復修其業人歌杜母宋黃懋建言於河北諸州作水利卒有墾田六百里之效元虞集建言遼海一帶引水為田卒有海口萬户

之設臣於是備由具奏乞勑陜西延綏甘肅寧夏及河南山東山西四川湖廣南北直隷各該廵撫都御史務要一體訪求古人已行之迹著實舉行各嚴督所屬司府州縣衛所各該掌印管糧管屯等官各躬親循行郊野相視地宜某川之水可導某山之泉可疏其導之也或為溝或為洫必因水勢之大小其疏之也或為遂或為瀦必因地勢之高下或為防以止水或為澮以瀉水或當為陂或當為堰考古人已行於昔者而施之於今

求古人已行於彼者而為之於此必使山川原野之間水有所趨無壅遏之患水有所防無決壞之憂水有所蓄無散溢之虞如此則旱不能為災潦不能為虐而民之饑者可食困者可蘇矣臣之言如此伏蒙皇上特降明旨謂水利工役重大還待邊方事寧時年豐稔來說欽此欽遵臣竊惟水利之興實皇上所以養育民生保全民命之大本也實皇上所以斡旋造化救度流亡之急務也今日聞之今日即賜施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

能禦斯可以仰副皇上軫念元元不遑寢處之盛心明
旨所謂還待云者臣仰思聖意豈不曰民困甚矣曷可
驅而勞之邊境危矣曷可舍彼顧此此聖意之詳慮却
顧臣復何言但臣竊以為民之無田者其困已甚民之
有田者雖困未甚也水利之修有田者為之與無田之
民不相關也且如十里之内有田百頃或數十家共則
數十家為之或百餘家共則百餘家為之固不借力於
他人也特以人心不齊必俟官府督責之而後可為耳

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何懼其工役重大哉夫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茍為不蓄終身不得旱乾為虐已三年矣茍不及時興修水利則安得有豐稔之年乎若夫邊境雖曰多事然守邊者軍也非民也修水利者民也非軍也自不相涉也巡撫雖以邊事為急然亦未嘗日日躬親從事於干戈戰陣之塲其所以督修夫水利者亦自不相妨也伏望皇上容納臣言早行一日則民命早活一日早行一年則民早活一年皇上軫念元元之心

於是乎可以少慰而臣犬馬報君之忠亦於是乎可以少盡矣不勝幸甚不勝幸甚臣謂興水利者此也何謂恤刑獄切照刑部都察院問理各項詞訟監禁者動經屢年奏訴者斥充道路其間恃刁健訟之徒固不為少而抱抑負寃之輩亦不能無且如問官明知寃抑或習於因循或拘於成案或沮於嫌疑或溺於私意往往不為明白辨問此其當恤一也又如罪犯稱寃不服例該調問一調不已而再調再調不已而三調任從屢調只

照原擬先後相沿牢不可破此其當恤二也又如送審大理寺或因問招不得其情而駁或因擬罪不合其律而駁問官往往偏執已見以駁為非不肯更改駁愈煩而執愈甚以致罪犯經年累月不得脫獄此其當恤三也又如問招本已得情該寺或誤謂未得擬罪本已合律該寺或誤謂未合甚至拘拘較論一文一字以為能以致往返駁辨淹纏不決罪犯反受其累大理以平反為職罪犯之來招擬已具惟審其有冤無冤則可矣有

寃則駁無寃則允如流水行雲此之謂大經大法至公無私固不必牽制於文義亦不必示威於鞭扑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夫牢獄之苦守日如年一人繫獄一家皇皇焉如焚溺之在目此其當恤四也又如京城內外大小詞訟皆赴法司告理法司不即親問輙行五城兵馬勘報兵馬廉明者少貪昧者多顛倒出入勢不能無法司官據勘成獄寃抑卒不可解此其當恤五也伏望皇上勑臣等法司各省躬反己如是五者之

病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庶幾刑罰可清民命可保而和氣自臻矣至於外之刑獄尤為不經其責實在廵按廵按苟有欽恤之心則自不能不勤於廵歷而詳於辨理是故一方之民命廵按實司之臣於各處訴寃之本必行令廵按親為勘問然能遵行者絶少率多委官委官又復委官展轉推託畢竟歸於寃而已臣欲候命下令後廵按回繳勘合必視其曽否親問苟非親問即行条劾不容回道如是則庶幾民無寃抑臣謂恤刑獄者此

也何謂廣儲蓄在昔祖宗之時以兩淮兩浙之鹽為飛輓邊儲之計故不呼而集不勞而積其法之善雖萬世不可易者後因權勢專利之徒有買窩賣窩之弊當事者無能禁止徒并其法而廢之以塞已之責與因噎廢食誠無以異又其後規規於餘鹽之增價遂以為得策而飛輓之法竟不可復近日御史周相聞人詮嘗以為言臣深善其議復為皇上陳之已荷聖明依擬行矣臣復何說竊惟儲蓄之廣其法有三鹽利一也屯田二也

水利三也然是三者實相為用鹽利興則召商開中無力耕田者有商人以接濟之自無不耕之田水利興則引水溉田有力耕田者雖旱乾不能為害自無不稔之歲屯田之入既饒鹽利之積又厚則邊儲焉有不給者哉臣謂廣儲蓄者此也何謂嚴守禦蓋西北之敵所以荼毒乎邊氓者甚矣强敵常衆而我兵常寡卒然一至所向無前惟在固守以禦之矣然無郎機之利銃雖欲守焉得而守今幸有此銃可以一當千千當數萬而防

守之利莫有過馬十里一堡堡置三銃五里一墩墩置一銃星羅碁布無有空缺則敵雖有百萬數千萬亦將何所用哉近日尚書唐龍侍郎張瓚都御史楊志學皆寄書與臣謂此銃實為萬世無窮之利蓋皆嘗試之而見其的有成效矣又各具疏請乞多給臣欲候命下移咨工部專一委官督造務令堅固如法每遇各邊請給即照數與之仍移咨各該巡撫都御史務照依臣原日題奉欽依置墩臺立城堡守以此銃自可永保無虞坐

享康年之福凡一切選將練兵增糧買馬之事皆不足為及移咨兩廣雲南四川各提督巡撫都御史各於要害之地一體設堡請銃守之則盜賊自無不弭而生民自無不安矣如是各該巡撫不能著實舉行而徒瑣瑣於他務以炫己能以欺君上致有誤事之失聽巡按御史指實叅奏如臣言不效亦乞治臣罪臣謂嚴守禦者此也夫是八事實切於時政之大但臣淺見謏說不能不得此遺彼掛一漏萬伏望皇上矜臣之愚俯賜采擇

亦或庶幾可為聖政萬一之助愚臣幸甚天下幸甚臣

干冒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為此具本親賫謹具奏

聞伏候勑旨奉聖旨覽卿奏足見為國至意該衙門詳

議停當來說

名臣經濟録卷十一